

论在这个同学小圈里的江湖地位,我是附属的,因纽带关系,从一九八三年毕业后,参加他们的聚会,至今约有四个年头。当年组队发起人说,以后每年初三中午为法定聚会时间。读法律的人拿捏个中的措辞,法定的意思是雷打不动,除了推不开的公务,每年这个时候无需提醒,自觉清空时间出席。

小组最初有十来个人,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牛人,历届学生高考上榜,学习成绩优异,毕业后以专业、勤勉、沉稳、逻辑缜密等特质,获得各种认可,一步步到达各自的职位高度:厅级、局级、副部级,或在某个领域内小有名气。我属于另类,早年从体制内跳槽,去外资,世界五百强,混到总监看见了天花板,在他们面前只字不提,感觉他们的眼睛,只认得市委组织部的红头文件,非官方的免谈吧。

今年是龙年,小圈里有两位大哥属龙,借此想八卦他们几句,暂以大哥A和大哥B称呼。大哥A,略有奶奶相,并不是看起来老,而是慈祥。读书时我们女同学私下笑话他,晚自修去教室,肩背一个书包,手拎一个当年爷叔们上班时的标配包,黑色长方形人造革材质。女同学们说,就这么点晚自修时间,带两个包,有走秀嫌疑。后来他邻座自修的同学说,他晚上要看很多书,文史类的、法理类的,黑格尔的、孟德斯鸠的,还时不时查新华字典,中英文字典,深度用功毋庸置疑。知识的储备

不仅助他日后成功,而且为他儿子指点迷津。小辰光,我读小学的时候,有一个同学的家里,在四川北路附近开了一个大大的酱园,酱醋酒都放在一个硕大的酱缸里。酱园是前店后作坊,作坊里缸瓮成千上万,工人们忙忙碌碌,川流不息。同学的父亲可能是宁波和绍兴一带人,除了制造酱醋等调味品之外,还腌制雪里蕻咸菜、萧山酱萝卜干、咸鸭蛋等下饭食品。尤其是腌制咸菜十分辛苦,铺一层雪里蕻,撒一层盐,还要用脚不停地踩踏。那时候,课外学习小组在他家的楼上,打开窗口,不仅可以看见他们的劳作,学习之余,还可以下楼直接观看修补缸瓮的趣事。

修缸的手艺人,来到之前,远远地就能够听到他们的吆喝声:“修缸补缸老酒瓮——”

修缸的时候,我常常能够听到这些修补的艺人,口中唱着一首民谣《王大娘补缸》,由于小辰光经常听,情节依稀还能够记得,说的是一个姓王的娘子,胡搅蛮缠的故事。她家的大缸被人砸碎,人家答应赔偿一只新的,她却死活不答应,理由是新缸不如旧缸光,说明人们的思想里很难接受新的东西。

民谣的开头几句我还能够背诵出来:“担子一挑响叮当,急急忙忙往前闯,前面要去王家庄,王家庄有个王木匠,新娶了个太太王大娘,王大娘命真苦,原来叫做李大娘,丈夫抓走把兵当,李大娘改嫁木匠王保长……”

补缸看多了,发现有两种方法:一种是小的裂缝,用铁屑和上豆腐,加上盐水,填补在裂缝处,风干以后就不漏了。

当年他儿子不在身边,他孜孜不倦地写书信,书信垒起来,比傅雷家书要厚。

大哥A读大学时,已近而立之年,校外有漂亮的女朋友,生日时去校送蛋糕。寝室里的弟兄,热情地请嫂子坐,给嫂子倒水,心里巴不得嫂子快点走,等人家前脚走,后脚所有人都从蚊帐里跳出来,蛋糕即刻一扫而光。那个年代蛋糕是奢侈品,嫂子因此获得好评,日后成了大哥的夫人。工作后大哥撑起袖子,一手抓事业,一手抓知识更新,忙得不可开交。然而意外降临,夫人突然病倒,且一病不起。退休后这几年,他除去探望,一日三餐,一

年四季,形单影只。我以为他会被子击垮,一蹶不振,但相聚时,他依旧云淡风轻,内心不是一般的强大。大哥B,博学多才,风趣幽默,从事文字工作,成就斐然。他业余时间写书出书,签名奉送给我们,还时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。读书时因成绩好,又有搞笑天赋,人气很旺。有一次临近考试,专业老师想随机去一个自修教室答疑。我们不少同学,把专业答疑视为救命稻草。大哥自身并无需求,但愿为同学谋福利。那天他和另两个同学,见老师从远处向教室缓缓走来,便迎了上去,他接过老师手中的爷叔包,另两位在老师左右,呈挟持状,到了目标教室,大哥把爷叔包往讲台上一放说: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同学们闻声抬头,见老师被裹挟而来,哄堂大笑。

2019年秋天,学校筹备复校四十周年,暨我们

补缸的故事

周允中

胶水、鸡鸭血和老粉,涂抹填补在沟洞和裂缝处,在太阳底下晒干以后,过了半个月左右,再用桐油涂擦几遍,晾干以后,简直看不出有什么区别,牢固程度不下于以前。

补缸是一门专业,当年缸瓮的用途很广,因为运输不方便,所以这类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很多,弄堂里经常能够听到:“修缸补缸老酒瓮——”随着时代的变迁,这种叫喊已经消失,但是前辈先人的智慧结晶,却永远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了。

去年夏天上海遇罕见高温天气,尤其是建筑工人在烈日下连续工作,淌下的汗水不知有多少。我觉得汗水是人的成长“雨露”。不怕吃苦,多流汗水,可以锻炼人的品质。我们这一代人在小时候,吃的苦、流的汗不算少。八九岁时凌晨从床上睡眼朦胧爬起来,到小菜场排队买菜。十来岁时已经会生煤球炉和烧饭了,可谓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现在的孩子哪有这番经历。文体活动多流点汗水,大人心痛了。

家里北阳台外面百米远,是社区最后一个城中村的旧改基地,经过3年的建设,几幢19层的住宅楼封顶了,进入外墙铺设大理石

说来有点意思,虽久居沪上,但幼年的恋苏情结,老来日益浓烈,对姑苏一山一石,一桥一阁总时时挂念。近日邀友赴太仓一游,意外发现了一座有故事的苏式园林——弇山园。

弇山园,其址原为南梁“妙莲庵”,南宋时建“海宁寺”。至明朝,其宅为文史大家王世贞拥有,他自付:“第居足以适吾体,而不能适吾耳目,计必先园。”遂与造园高手张南阳筹划设计,此园原名“小祇园”,王世贞后读《穆天子传》:“弇山”有仙境之说,遂改名“弇山园”。经多年营造,弇山园终成“东南第一名园”。

隆冬时节,我随好友们自南门鱼贯而入,入园即见太湖石叠成的假山一座,名唤“点头石”,那山石玲珑剔透,凹凸有致。再观元朝遗物“大铁釜”,锈迹斑斑,旁有洪武古井,饱经风霜。穿过圆形拱门,是一条曲曲弯弯的长廊,每行十步,便有一弯,沿湖景致顾盼生辉,目不暇接,让

里配的歌,其中最喜欢的是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,在第一集阿宝经爷叔包装,变宝总时响起,第二十七集汪小姐千辛万苦,谈成第一笔牛仔裤生意时响起,跌宕起伏的人生,很像不是上下铺的“上下铺”,再拥抱一次暗恋,揭穿当年的“小秘密”。

这几年见了大哥B,欢笑频率有所减低,尤其是今年,他拄着拐棍,颤颤巍巍而来,人明显消瘦。慢性病引起他的腿脚疼痛,晚上靠强力安眠药麻醉,得以十二个小时安睡。他坐着,有时因疼痛,脸部肌肉抽搐,好一点的,还试图讲笑话,做大家的开心果。这次他乐观理性地说:人老了,无病无灾度过余生是奢望,大多数人要做好与病痛相伴至死的准备。

今年聚会,大伙儿直面当下,以及未来可能的猝不及防。有人提到电视剧《繁花》,气氛又轻松了起来。我说很喜欢电视剧

大的裂缝,要用钻头沿着裂缝两边,凿成沟状,再用铁屑和硫磺粉在瓦片上烘烤,融化成柔软的硫化铁,加上胶泥、鸡鸭血和老粉,涂抹填补在沟洞和裂缝处,在太阳底下晒干以后,过了半个月左右,再用桐油涂擦几遍,晾干以后,简直看不出有什么区别,牢固程度不下于以前。

板面的施工。每个吊篮里有2名工人,朝西一头的铺设工作最辛苦,因为下午的西晒太阳最厉害。我看到建筑工人几乎没有一天不干活,知道他们要把疫情停工延误的工期抢回来。但即使没有疫情的因素,我也了解建筑工人是一支最能吃苦、耐大劳的队伍。窗外工地变成我眼里的特别课堂,要利用它给小学5年级的外孙女上一课,让她从小树立吃苦耐劳意识,这对她的成长有好处。

暑期中,外孙女在妈妈陪同下来了,一进门直叫路上热死了。喝了一杯凉开水,休息了一会。我拉

人美不胜收,不亦乐乎!此廊名“振展廊”。沿长堤漫步,路边花木,在朔风中或悬或垂,或抑或俯,姿态各异,甚是舒展撩人。再瞧眼前的小桥流水、碧波荡漾、倒影婆娑,自有说不出的妩媚。移步转境,行过“知津桥”,逗留“墨妙亭”,玩赏“知趣轩”,不觉陶醉于古色古香的幽境之中。回首一瞬,小桥因玲珑而别致,凉亭因婀娜而多情,轩屋因精致而暖心,楼阁因华丽而诱人。弇山堂庄严肃穆,我隐隐透过花窗,依稀见树荫深处,斑驳摇曳。两只鸟儿栖在枝丫上,怡然自得,清纯恬雅似仙境,这位文坛名宿晚年居于此园,曾语:“我醉欲眠,客可且去”,则陶陶然焉!

王世贞系明“后七子”首领,后为明文坛盟主。因其亲自督

造“弇山园”,此园格调甚高。我信步浏览,不觉碧水环绕、树木葱茏、山石逶迤、楼阁玲珑,皆有难以言述的雅致。此时,冬阳淡抹,树木林立,色彩斑斓,煞是好

弇山园内出奇书

曹正文

冬时节,那苔色却靓丽悦目。风过处,摆动的枝条显得那么随意,那么恣意,那么纵情,看着看着,不觉领悟,心中原来向往的是乡野之趣也。

最有意思的是弇山园与两本奇书有缘。万历八年,一位老翁携一袋重重的书稿,请王世贞作序。老翁自述,书稿花27年心血写成,他遍访书商,无人敢刊印,恳请名家以序壮色。王世贞欣然收下,细读后写道:“读此书‘如入金谷之园,种色夺目;如登龙君之宫,宝藏悉陈……博而不



春色上墙 (摄影)张成林

台风。当夜船靠青岛渔业公司码头。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青年船员,结伴去了青岛西南部著名的栈桥。它宛如一把倚天长剑,直插青岛湾碧绿清澈的海水中。栈桥长400余米,宽10米,原为光绪年间清兵补充给养的水师码头。两边有铁

海螺

王坚忍

链护栏,尽头是双层双檐八角亭的琉璃瓦覆盖的回澜阁,漂亮的红嘴白翅的海鸥上下飞舞。一路走到回澜阁前,几个小姑娘正手捧海螺工艺品低声问我们:“要不要?”看上去制作精致,有假山、娃娃,还有坦克车,涂了油彩,五色斑斓。我买了一个海螺娃娃。

中午,进了一家青岛海味馆,因为别的海鲜都吃过,唯独海螺肉没尝过,我们点了青岛啤酒和油爆螺片。盘子端上来香气扑鼻,浓郁而不失清新;螺片一入口,口感鲜美,饱满而富有弹性。没想到这样好吃。以前不吃海螺肉,错失一道别有风味的美食。

看来海螺壳和海螺肉,都是宝贝啊。

不久,电影《海霞》在渔业公司俱乐部上映。那个在海边“嘟嘟嘟”

吹响海螺,召集渔家姑娘集合到沙滩上榕树下持枪操练的女民兵队!海霞的飒爽英姿,令人记忆深刻。之后,船上刮起了一股做螺号之风。将去肉后洗干净的一只只海螺,用钻头在螺顶打一个小孔,再换用小圆锉刀加工稍稍扩大,边加工边吹奏,直至螺号发出宛如海浪拍打礁石的鸣啊声,浑厚顿挫,仿佛天籁之声,成了。螺号是最简单的海螺工艺,后来大家做复杂一些的,如海螺台灯、海螺酒杯、海螺风铃等,看上去很美,渔船回上海送人不错的。至于在青岛栈桥看到的海螺假山、海螺坦克车等,限于船上条件,没法制作。

吹响海螺,召集渔家姑娘集合到沙滩上榕树下持枪操练的女民兵队!海霞的飒爽英姿,令人记忆深刻。之后,船上刮起了一股做螺号之风。将去肉后洗干净的一只只海螺,用钻头在螺顶打一个小孔,再换用小圆锉刀加工稍稍扩大,边加工边吹奏,直至螺号发出宛如海浪拍打礁石的鸣啊声,浑厚顿挫,仿佛天籁之声,成了。螺号是最简单的海螺工艺,后来大家做复杂一些的,如海螺台灯、海螺酒杯、海螺风铃等,看上去很美,渔船回上海送人不错的。至于在青岛栈桥看到的海螺假山、海螺坦克车等,限于船上条件,没法制作。

海霞有时也会使人遗憾。某次在给网捕上来的鱼虾分拣归类时,吓了一跳,海螺壳里冷不丁几张牙舞爪地钻出一只寄居蟹,红底白斑,身子如虾一般稍稍弯曲,前足是一对鳌足,用于攫取食物,后面四对步足,拖着海螺外壳移动。样子很猥琐的入侵者,它钻进壳里将海螺肉吃了,鸠占鹊巢,转身后就成了海螺“房子”的占有者。如果它是一只小寄居蟹,长大后爬出海螺壳,蜕皮,然后再找大一点的海螺,置换“房子”,是海螺的天敌。出于对它的厌恶,山东沿海称其为“海妖”。一般不屑吃的。

畅游弇山园,迷离于园林之美,陶醉于逸事之中,入境生情,岂不快哉!

解错啦,一架飞机由350万个零部件组成,每个岗位生产一个零件,都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。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商飞公司的“四个长期”标语,由于镜头一闪而过,外公只看清了其中两句“长期攻关、长期吃苦”。所以要记住,吃苦流汗是每个行业的基本要求,高科技单位也不例外。

外孙女住了一个星期,目睹了建筑工人的精心施工和挥汗如雨的场景。回家后,她写了一篇小作文微信发给我,标题是《难忘的悬挂“课堂”》,学习建筑工人的工作精神,把理想的种子埋下去,用汗水浇灌它成长,将来我们生活的城市会更加美好。

七夕会

解错啦,一架飞机由350万个零部件组成,每个岗位生产一个零件,都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。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商飞公司的“四个长期”标语,由于镜头一闪而过,外公只看清了其中两句“长期攻关、长期吃苦”。所以要记住,吃苦流汗是每个行业的基本要求,高科技单位也不例外。

悬挂的“课堂”

王妙瑞

需要贴成千上万块,一个夏天不知要流多少汗水啊。外孙女说每天的汗水加起来,大概家里的浴缸能装满。我说恐怕还不止呢。“我长大了要去造大飞机”,外孙女说在室内工作就不会流那么多汗水了。我家西北方向是虹桥机场,正好一架C919大飞机飞过天空。我对孩子说你理